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九回 刺血陳詞老臣瀝膽 批鱗直諫聖主回心

且說寧佐回宮，啟奏神宗天子，呈上口供，只說：「高公臨審，言語支離，似有叛情。宋四失馬私逃之事，並未知會州縣，明係捏造之言。蘇御史未曾奉旨，不敢加刑，請萬歲聖裁。」神宗聽了，甚為惱怒，偏遇著呂國材在旁，又極力幫了幾句話。天子大怒，次日降旨，仍命寧佐監審，諭御史蘇端嚴刑究訊。這正是，奸臣佞闖同作弊，私捏虛言蒙聖君。聖旨傳到錦衣衛，急了忠直蘇大人。明料高公是冤枉，聖諭傳宣敢不遵？只得動刑把高公審，苦壞了忠心赤膽臣。問過三堂已半月，鎮國王渾身上下帶傷痕。這老爺至死不肯認叛逆，供口依然是舊文。呂國材暗自著急難下手，又不敢賄買清廉蘇大人。只好暗地觀動靜，只盼他鞭撻之下命歸陰。托咐寧佐加拷打，暗中不住送金銀。這日又是勘審日，打點排衙提犯人。寧佐蘇公堂上坐，帶傷的忠良跪在塵。蘇爺未語眉先皺，眼望高公把話雲：「本衛有句衷腸話，鎮國你可仔細聽：你的口供是失馬，宋四所首是通金。未捉逃軍你自錯，因此聖上起疑心。宋四已死無招對，他的幾句言詞是禍根。莫非是宋四與你有舊恨，再想想雁門關中軍共民，那個可曾有怨隙，只管從直告我聞。待本衛，據情度理細推究，好與你追求主使人。」高公聽了長吁氣，說：「謝大人憐念高某這片心。若提雁門兵合將，彼此相憐似至親。衝鋒打仗同甘苦，兵將合心似一人。大人想，上下若非聯一體，怎能夠齊心努力淨煙塵？高某雖然無厚德，我也曾常施小惠與小恩。捫心細想平生事，未必有抱怨懷仇那個人。大人垂憐問及此，高廷贊怎敢胡言昧赤心？」蘇公聽罷將頭點，可歎遭屈被害人。

蘇公聽了這番言語，不由浩歎了一聲，說：「罷了！據此說來，料非挾仇唆使之故。但皇爺盛怒之下，務要速明此案，老大人又無他詞，縱然死於杖下，也不過是千古的疑案。老大人縱有冰心赤膽，那個替你表白出來不成？若依學生相勸，莫如傷心明膽，瀝血招承，寫一篇口供，本衛也好替你回奏，認一個情屈命不屈，到也罷了。」寧佐不懂蘇公的隱語，連忙接口道：「高大人，國舅之言是也，你招了罷，何必令皮肉吃苦？」

高公被蘇公提醒，高聲說道：「大人明諭不差，待我招了罷！情由甚多，乞賜長紙筆硯，等我自己清清楚楚寫一張便了。」寧佐聞言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就叫他自己寫來。」蘇公吩咐青衣與高公鬆了刑具。高公坐在塵埃，鋪紙膝上，提筆在手，足寫了半個時辰，方才寫完。望上一舉，說：「高廷贊的口供已完，拿了去罷！」青衣接來，送至案前。蘇公接在手中，寧佐把椅子挪了一挪，伸著一條脖子，與蘇老爺一同觀看。

上寫著：「萬死罪臣高廷贊，瀝血陳情訴口供。臣祖彥平高懷德，祖母皇姑諱美容。千徵萬戰平天下，扶保著，太祖開基將國祚興。南征北討三十載，大小功勞記不清。河北兵伐王天壽，五光鍾下喪殘生。為臣的叔祖高懷亮，嬪祖母名為李翠屏。臣叔高玉與臣嬪母，都與皇家立過功。夫妻父子徵西夏，盡在妖人劍下傾。臣父高瓊字君寶，本是皇家御外甥。私下南唐去救駕，捨死忘生苦盡忠。臣的前母劉金定，四門大啟截窮兵。解圍救駕要降表，大破妖人於道洪。得勝班師回汴國，臣的父二十三歲把王封。太祖皇帝晏了駕，太宗即位坐龍庭。又逢塞北刀兵起，臣父馬到即成功。回朝無事幹戈靜，臣的母聞看《殘唐傳》一宗。載的是白袍徵東功似海，薛剛元夜鬧花燈。張司馬蒙君作弊把功臣害，薛氏一門死苦情。男女老幼三百口，個個餐刀頂貫紅。空立功勞難掩罪，不及平民得善終。劉氏母因此灰心辭世界，紅塵棄捨去修行。太宗聖主憐臣父。因念從前血戰功。重續國威招駙馬，欽賜了玉潔公主把婚成。燕爾新婚方兩月，南唐馬氏動刀兵。欽命臣父為元帥，提兵調將把南征。公主尤思身病故，夫南妻北未相逢。臣父至彼身遭困，裡無糧草外無兵。一連數日無救應，險把殘生峪內傾。帶血連皮燒戰馬，生吞活咽把饑充。為臣的生母曹氏提人馬，忘生捨死與賊徵。整殺三天並三夜，臣的母渾身帶箭似柴棚。直透重圍救臣父，馬元佑被獲遭擒才得平。得勝回京至半路，太宗爺又命臣父把西征。欽限緊急連夜走，苦命的為臣在半路生。臣的母不顧產後身薄弱，講什麼避雨與防風！念為臣襁褓未得安穩睡，人死出生萬馬中。西涼征戰十二載，為臣的九歲隨父就衝鋒。好容易平定西涼要降表，這其間真宗即位太宗崩。回兵剛把潼關進，北番王發兵夜寇雁門城。旨下又命平塞北，未得回朝轉汴京。為臣的祖母年高身有病，望子思兒眼盼紅。時時想念朝朝望，夢中哽咽喚高瓊。一病著床八個月，只為思兒陽壽終。臣的父，慟念慈幃難見面，寸斷肝腸血淚紅。飲食不進形容瘦，強打精神領大兵。夜晚安營於山嶺，天明不見影和形。直到而今沒下落，未卜存亡死共生。萬歲皇爺喲，念為臣一家骨肉人數口，多一半為國忘家不善終！那時為臣十三歲，蒙恩襲職把侯封。臣母帶臣徵塞北，五年血戰始成功。彼時真宗晏了駕，當今刀歲把基登。奏凱還朝非容易，臣十八歲方得到汴京。太平未及三二載，高麗朝鮮不進貢。皇爺命下發人馬，為臣帥眾去徵東。六載平服回本國，那時節體倦神疲疾病增。因此上，乞假葬妻連告病，回轉燕山故土中。只說是國泰民安不用武，臣得個骸骨完全保善終。不料耶律復造反，蒙聖恩召取為臣把塞北征。為臣的不敢辭疾與抗詔，舍業拋家願盡忠。兵至雁門打了仗，耶律通妖術神石猛又凶。數年中迎敵爭鋒心使碎，死過幾次又重生。妖法無敵難取勝，多虧奴子鄭安寧，苦肉計暗擺一座梅花陣，才拿住番王耶律通。署理雁門十二載，臣把那妻子家園不掛胸。念為臣十歲西涼身中箭，胸前一個血窟窿。臣母抱臣駝馬上，殺退回兵進大營。口中只有呼吸氣，幸虧良醫妙藥得重生。徵北貪功誤墜盤蛇洞，跌了個皮開肉綻遍體紅。彼時不遇人搭救，殘生早也赴幽冥。徵東怒赴和合會，刀山劍海似兵城。為臣的單手提槍擒遼主，闖透了高麗雄兵幾百層。滿身上刀傷箭眼十七處，未肯把高麗國王輕放鬆。鐵背狼偷營行刺將臣斬，偏偏的鬼使神差刀砍空。雖說是仗主洪福平天下，那知臣千驚萬險得成功。這而今宋四造端誣臣反，高廷贊此心惟可對天明。什麼是宋四暴死身亡故，分明是苦命的為臣無救星。原告已亡無可問，只好是拷打為臣審口供。肉伴乾柴多半月，念為臣身殘無處可擱刑。總將臣斧鉞加頭刀砍體，怎敢把反叛污名一一承？不忠而且兼不孝，玷辱我祖父先人報國恩。這便是，高廷贊一生所作所行事，披肝瀝血盡真情。冒瀆陳情該萬死，求大人，轉將此紙奏天廷。」寧佐看畢直了眼，目視蘇公不作聲。蘇公爺哈哈大笑連說好：「鎮國你真不愧大英雄！」

蘇老爺看罷這張招紙，不亞如吃了一服舒氣散，十分痛快，仰天大笑，連稱：「快哉，快哉！這張品供，果然不錯！老公公，就請拿去面聖，學生候旨便了。」寧佐滿心裡的不自在，不敢與蘇公相抗，一則蘇御史正直無私，敢言敢作；二則又是椒房貴戚，寧佐雖是進御的太監，也懼他三分。當下袖起招紙，回宮見駕。

這裡蘇老爺向高公說道：「老千歲，這張招紙寫的甚好，明明是一紙辯冤的血本，聖上見了，一定垂憐，明日必有好音到來。」高公道：「多蒙國舅用情，__未卜天顏喜怒，還不知是禍是福。廷贊冒死陳情，並非惜其一死，惟願洗清此案，得保祖、父清白之名，高某雖死亦復何恨！」蘇公說：「當今聖上寬洪大度，乃仁明之主，見此陳情，追昔念舊，自然開恩垂憫，斷無觸怒降罪之理。今日寧佐回奏，必是明晨降旨，待下官五鼓進朝，先去見駕，替老大人保奏一番。縱有不測，滿拼著這頂烏紗不帶，也無甚要緊！」高公連忙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不但高廷贊沒齒難忘，即祖父先靈亦感之不盡矣！」

不提這裡講話。且說寧佐進宮回奏，剛走至文德殿後，迎頭遇見呂相自內閣走出。二人會在一處，見左右無人，呂相悄悄問道：「今日監審如何？那人可曾招了麼？」寧佐笑道：「招卻招了，只是這個口供新鮮的很，老大人看看何如？」說著，取出遞與奸相。奸相接來，從頭到尾，看了一遍，驚慌起來，道：「這那裡是什麼口供，明明是訴功聲冤一道血本，聖上見了，一定回心，這事大大的不妥了！老太監千歲不可呈獻，見駕時只說高某見宋四已死，沒了對證，不但不招，言語頗多不法。如此回奏，皇爺一定加怒，還是降旨加刑取供。那時老公公再用力加幫一二，不怕他不死於杖下。」寧佐聞言，把舌頭一伸，說：「這個我可不敢，這張紙是同著蘇老兒寫的，要在駕前對出來，如何是好？咱家吃不了！」奸相說：「你今日入宮奏對，聖上明日一定降旨著錦衣御衛覆審，蘇國舅何暇見駕？只要激起聖怒，老公公監審時多加言語催他動刑，明日早堂一頓把他敲死，大事全完，過後誰還提他招紙不招紙呢？即或提出，你只管如此這般回奏，也就掩飾過去了。」寧佐搖頭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！當今萬歲不比庸愚天子，乃聖明

之主，萬一聞風追究起來，咱家的腦袋是不禁殺的！」奸相笑：「當日原是借仗老公公的鼎力，才把高廷贊治到這般地位。常言道：殺人不死，不如不殺。如今留這後患，若被他訪著風聲，怎與咱們干休？本閣與老公公禍事且夕至矣！事已至此，老公公少不的耽些利害，周全到底，學生再奉千金為謝如何？」寧佐聽說到銀子上，把他爹的生日都忘了，那裡還顧的許多？滿口應承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別了呂相，進宮而來。

正遇天子在昭陽夜宴，蘇國母與聞貴妃一同伴駕，說至鎮國王這件事上，天子甚是著惱。二位娘娘善言奏主說：「高家乃骨肉至親，三世功勞，兩朝駙馬，聖上莫憑宋四一面之詞，輕廢國家棟樑。妾等雖居深宮，亦有風聞。」遂把素日訪聞高公所行忠君愛民之事，一件一件在駕前表揚。又道：「陛下聖鑒，似此忠肝義膽之行，為非作歹之人可作得出麼？」天子聞奏，默默無言。正說至此，寧佐進宮，駕前拜倒，只說高廷贊熬刑不招等語。天子只說了個知道了，夜深歸寢。

且說御史蘇公，因審高公，早朝候旨，衙事都是監審太監代奏，所以寧佐得從中用力。蘇老爺為保高公，不等宣召，次日五鼓起身梳洗，打轎上朝，午門伺候。等的百官朝散，他即知會了黃門，奏說：「御史蘇端有本奏聞陛下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天子降旨宣國舅見駕。蘇公隨旨而進，參駕已畢。天子問道：「朕未曾宣召國舅，有何本章，前來見朕？」蘇公見問，口呼我主。

蘇老爺盡禮磕頭呼萬歲：「皇爺在上請聽之。臣來見駕無別故，為的是替國留賢保柱石。為臣勘審高廷贊，留神著意驗虛實。這些時，雖受官刑無怨色，始終言語總如一。理直氣壯神色坦，意切情真不似虛。問過數堂言不岔，他總是失馬私逃兩句詞。為臣的追問謀逆通番事，他不過仰天垂淚氣長吁。再要加刑復拷打，臣見他傷痕遍體少完膚。若不少寬容養息，殘生難免喪溝渠。他本是皇家重宰關國典，況且這叛逆之情未的確。不明不白刑下死，此案千秋終是疑。何況他祖孫三世功勞大，免不了天下軍民替叫屈。昨日的供招如血本，想寧佐已奉當今奏主知。望聖上細覽其詞思已往，暫免嚴刑待幾時。自古道：雪內埋屍終要現，是非日久自然知。這而今渾濁難分鱗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。望我主且將廷贊監禁起，待為臣遣人暗暗訪蹤跡。務必要澈底窮根明此案，那時節再叩金鑾奏主知。果有造逆通番事，律應萬剛問凌遲。明正其罪人無怨，顯聖朝賞功罰罪並無私。倘若是被人陷害含冤枉，也不枉善把忠臣良將屈。為臣冒死上保本，為的是大器良材替主惜。」蘇公奏畢連叩首，把一個寧佐霎時魂嚇迷。

那寧老公因受呂相所托，把招紙隱藏起來，只說蘇公現今免朝，再去監審，假傳聖旨，催著動刑，一頓把高公敲死，他好笑納呂相的千金。不意蘇公今日不召自來，這個秃奴才站在皇爺的背後，聽著蘇老爺奏事，他那心中好似打夯的一般，橫登橫登跳個不了。正自著忙，只見神宗回首，問道：「寧佐，高廷贊既有招紙，你昨日回宮，為何不奏？」寧佐連忙跪倒，幸有呂相所教的幾句話在肚子收著，即叩首道：「高廷贊招紙雖有，只因那上面的言語依奴婢看來，似有些怨望之事；又因吾主昨夜剛然宴畢，聖意微醺，所以奴婢不敢進呈御覽，恐萬歲見了著惱。」天子問道：「如今招紙何在？」寧佐從袖中取出，雙手遞上：「招紙在此，請皇爺過目。」

神宗爺手擎招紙睜龍目，留神仔細看端詳。見上邊言詞懇切如滴血，字字刻心意味長。暗念他南征北討多少戰，人死出生幾百場。再算他自小至今將半百，都是刀槍林裡度時光。活了四十單九歲，只有九載在家鄉。細想他平生所作多少事，都是不離大義與綱常。細參他果有造逆通番意，怎麼肯隨召如飛轉汴梁？何況他獨自孤身居塞北，合家老幼住漁陽，他若背國行叛逆，豈不怕拿他的家口赴法場？又想那耶律通為質監在此，因此才投順了北安王。彼時納款曾相約，干戈兩罷守封疆，再要背盟兵犯內，耶律通難免餐刀把命傷。北安王既然不愛同胞弟，何如當日不投降？神宗爺手拿招紙觀看好幾遍，不由的一聲歎息意慘傷。這皇爺沉思細想時良久，自古道：聰明不過是君王。忽然猛省龍心悟，逼真是聖鑒天子洞萬方。暗說道：「是了，宋四失馬事必有，私逃懼罪不荒唐。或者是廷贊的仇人聞此信，借劍殺人起不良。唆使宋四加賄買，趁機誣告鎮國王。偏偏的此奴暴死無了對證，這宗案萬難顯露與明彰。叛跡無實難問罪，驟然釋放又不當。賞罰不明行顛倒，倒只怕文武軍民笑斷腸。」神宗思忖時多會，眼望蘇公講端詳。